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94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祖父的气象台

□陕西宝鸡袁成

祖父的盐罐又开始“出汗”了。那个粗陶罐子摆在灶台角落,表面渗出一层细密的水珠。祖父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抹了一下,水珠便顺着罐壁滑落,在陈年的油垢上留下一道蜿蜒的痕迹。我知道,这在他眼里就是下雨的征兆。

院子东南角的蚂蚁窝今天格外热闹。黑色的小点排成歪歪扭扭的线,匆匆忙忙地搬运着比它们身体还大的食物残渣。祖父蹲在那里看了很久,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。我低头看手机,屏幕上显示着“晴,降水概率15%”。

这样的对峙已经持续了很多年。祖父相信盐罐返潮、蚂蚁搬家、燕子低飞这些古老的征兆,而我依赖手机里那个会说话的天气预报。我们各自守着各自的真理,像两个平行世界里的人。

那天早晨,盐罐湿得能蘸出水来。蚂蚁们倾巢而出,连平时懒散的老黄狗都焦躁不安地在院子里转圈。我刷新了好几次天气预报,依然显示“晴”。祖父在门槛上敲了敲烟斗,说午后要下大雨。我抬头看了看万里无云的天空,没有说话。

正午的阳光突然被乌云吞噬时,我正在院子里晒被子。第一滴雨砸在脸上,冰凉得让人心惊。几乎同时,手机震动起来,暴雨预警的红色图标刺眼地跳动着。我站在屋檐下,看见祖父正望着远处的山出神。他的预测和卫星

讲了一辈子历史,搬一次家,却像是亲自翻阅了自己的一本编年史。

房子老了,孩子劝我们换个地方住。新家虽不大,却干净整齐。可真正动手收拾时,才发现几十年来攒下的东西,像潮水一样,从柜子、角落、箱子里涌出来,几乎要把人淹没。

断舍离——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词。对我这个老头子来说,当我一点点丢、慢慢舍的时候,才体会到其中的滋味。

书是第一道关。我退休前在中学教历史,一辈子都和书打交道。书柜里,旧教材、史料选编、世界史全集,还有我年轻时抄下的讲义,堆得满满当当。新家地方有限,书不能全搬走。我坐在书柜前,像面对一群老友,一本本翻过。页角折痕、墨迹斑驳,甚至还能闻到当年的墨香。丢掉不忍心,可留着又占地方。最后,我只挑了几本常翻的,其余的打包送到社区图书角。看着那些书被摆上新书架,我心里忽然轻快起来。书不是没了,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被阅读。

接着是厨房。翻出一口用了二十多年的铁锅,锅底漆黑,边缘开裂。那是无数顿家常饭的见证:孩子读书时,我常常在锅里炒一盘土豆丝,他能吃得心满意足。铁锅太旧,终究还是没带走。我把锅沿拍了拍,心里默默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衣服也不容易处理。我的旧中山装,老伴年轻时的旗袍,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。可如

□包容谢明军

背着大包小包上飞机,像泥鳅一样挤过层层叠叠的人群,把行李精准投放到行李架,安然在座位上坐定下来。这便是接下来几小时或十几小时的容身之所了。空间逼仄,还好随身带着的小包,装着一个广阔的精神天地。

我总是在坐飞机时带着书。没有手机信号的空间,人从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中脱出,窗外是明时暗时的云层,慢慢地上升,上升……如梦似幻地远离了所习惯的陆地。餐食之间,大部分乘客陷入昏睡,客舱内灯光也昏暗下来,此刻静得不可思议。我开着一盏只照射我的小小阅读灯,身下小小的晃动提醒我身处万米高空,我便在这样的寂静中进入云间阅读。我喜欢在这里读一些志怪小说或奇谲的诗篇,幻想在这里真正站稳了脚跟,越是荒诞,越是让人产生怀疑:作者也曾登临此境么?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的“一夜飞度镜湖月”,太白在梦中也踏着这样的风吗?到底是他梦到了飞翔,还是他穿梭进今人的时空,便以为这是梦了?这倏忽而过的怀疑,平时我的脑中是长不出来的。

还有那些神异的小说,在最不可思议处有着最真实的细节,于是虚实的界限被打破,而我站立在边界,伸手去触碰那太虚。平时阅读时每遇此刻,心在虚空中飞翔,一会儿便隐隐不安起来,我的心似乎被大地紧紧吸住,她呼唤我,所以我常起身看看窗外的土地和河流,

□苏州王画意

云图重合了,这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,可我们谁都没有说话。

雨点越来越密,打在瓦片上发出炒豆子般的声响。祖父忽然起身,从屋里拿出一个搪瓷盆放在漏雨的屋檐下。这个盆我认得,小时候他常用来给我洗澡。水滴敲打盆底的声音让我想起那些遥远的夏日,祖父用这个盆接雨水给我冲凉,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手机不断地振动,更新的预警信息一条接一条。祖父不看手机,他只是望着盆里渐渐涨起的水,浑浊的水面映出他模糊的倒影。我知道他正在计算这场雨能浇透多少旱地,能灌满几口池塘。这些数字不会出现在任何天气预报里。

雨停时,院子里积了薄薄一层水,映着破碎的晚霞。蚂蚁们不知何时已经回巢,盐罐外壁也干了。祖父用竹枝拨弄着湿漉漉的蚂蚁窝,忽然说:“明天会晴。”我的手机在同一时刻更新了预报:明日晴。

这一刻的同步让我鼻子发酸。我想起那些被淘汰的旧物:煤油灯、算盘、手摇纺车……它们曾经也是最先进的东西。祖父的气象学终将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,但今天,它依然准确预言了明天的太阳。

夜幕降临,我帮祖父收起接雨的盆。盆里的积水映着天空,那些古老的智慧就像水中的云影,即便无人注目,也依然在属于自己的时刻里,映现着世界的模样。

今,不合身了,也穿不出门。我们把衣服一件件放进捐赠袋里,想着它们能在别人身上再走一段路,比沉睡在柜子里更好。

最舍不得的,是一些零碎的小东西:一只掉了耳朵的茶杯,是我上讲台那年学生送的;一张泛黄的合影,是出国访学时拍的;一只旧地球仪,外壳磨损,却陪伴我无数次备课。老伴看我拿在手里发呆,笑道:“该放的放下吧,历史老师不该被历史拖累。”我想想,也对。人活到老,心要轻快,才走得远。

丢丢捡捡,舍舍离离,忙了半个月,旧屋子空了下来,竟有点陌生。站在光秃秃的墙壁前,我心里泛起一丝怅然。可转念一想,二十多年留下的不是物件,而是日子本身。那些日子已经化作记忆,生根在心里,搬到哪里都带得走。

新家布置好以后,简简单单,却清清爽爽。没有那么多杂物,阳光一照,房间显得通透。我坐在阳台上看书,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“轻装前行”。

想想几十年前,搬家是件麻烦事,粮票、布票都得算计。如今,搬家公司一条龙,孩子们帮着张罗,日子比从前宽裕得多。祖国强大了,社会发展了,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踏实。

搬家前的最后一晚,我和老伴在旧屋里坐了很久。窗外树影摇曳,屋里空荡,却不再惆怅。因为我们知道,这不是结束,而是新的开始。

断舍离,不只是丢东西,更是一次自我清理。放下过去,心才能装下更多的未来。

找一找落地的感觉,与大地对视的一秒,我又稳稳落地在现实。但在飞机上,望出去的是更大的一片不确定,只有缥缈的云气或是深邃的暗夜,下方的雷雨都与此刻无关,那什么是真,什么是假?真假又有何分别?此刻我感受到了飘飘然。

云端上,身和心都在飞行,或许我在此刻最接近作者,也最接近我自己。

此刻,唯有脚部的肿胀感把人拉回现实,十三个小时已过大半,周围人在暗色客舱灯光中散发出疲惫的气息,而我精神抖擞,眼睛里闪烁着光彩,仿佛大梦初醒。

飞行的最后阶段,客舱内灯光转向真实,一如地上的白天,飞机也开始下降,遮光板随之打开,逐渐能看到海岸线或是地面建筑了。我慢慢回到现实,又回到了那个不知是梦非梦的世界,心中竟空落落的,怪不得庄子醒来是“俄然觉,则遽遽然周也”,李白醒来感到“世间行乐亦如此,古来万事东流水”,世人皆认为是他们从梦中醒来,或许不知他们已是在梦中醒过一次的人,这种无束缚的自由飞翔,任谁都会回味而倍感失落吧。

梦不常有,因此先贤偶遇便记录下来。飞行跨越黑夜与白天,跨越海洋与陆地,我手捧的那一册书,带领我在云端飞翔,跨越真实与幻想……

## 让怀念拖得更久

□南京刘月雄

我们区作协主席孔繁勋走了已快半年时间。记得那天是3月8日,春意正浓,却突闻他的噩耗,如晴天霹雳,让人震惊又难以置信。

记忆中,他常背着鼓鼓的双肩包,大步向楼内走去。七楼乒乓球室是他们一帮球友的根据地,每天中午,必定要激战几个回合。即使单位搬迁出去,他依然前来,热爱着自己的热爱。一次我跟了过去,小小的球,上下左右,飞来弹去,时而靠近球网,时而离球台远远的,看得人眼花,他个子不高,身手却极敏捷,跑跳间接住球,迅速杀过去。这样生龙活虎的一个人,怎么就突然离世?像这春天的花,开得正是时候,华丽明艳,然而被风雨无情吹落,怎不令人痛心?

想起和孔老师的初识,恍如昨日。当时作协举办“天降花雨”征文比赛,我得了个优秀奖,他电话通知我去拿获奖证书。接到电话,确认过名字后,对方半天不语,正是孔老师打来的。事后他笑说:“都在大楼上上班,想着认识一下,以为是个男士,听到声音疑惑了好一会儿。”

此后有幸跟着孔老师参加区作协和机关作协的采风活动,他向名家老师们介绍我时,总会提起那个电话,讲起我的名字,似乎这么威风大气的名字能做我自信的铠甲,战胜我的胆怯畏缩。

我第一次参加文友活动,站起来自我介绍时,嘴里的每个字都在颤抖。这让我觉得好丢脸,孔老师和文友却安慰说:“练就就好了,都这样过来的”。

孔老师常带些书报杂志给我读。作为会计,我一直在数字里打转,日子过得就跟财务报表一样枯燥乏味。自从加入作协群,多了文字的滋养,内心便常有冲动,也想将生命的热爱与向往、快乐与忧伤写出来。

那是2017、2018年,当我的投稿在公众号上不断刊发,阅读量又大,带来的那些虚荣与快乐,让我热衷于短效快捷的写文。孔老师却说:“写文章不能求速,要多改求质”,热粥要放一放再搅一搅,才能入口抚心,他建议我,往报纸杂志投投看;经他指点,我沉下心来慢慢写,文章终于出现在报纸副刊上。这时,他会连同整份报纸带给我;后来,他又建议我学写诗,并多次邀我去诗社听诗歌讲座。我自觉没有作诗的灵气,更是愚钝得看不懂现代诗,便总是左耳进右耳出的敷衍。见我如此不长进,他最后有些无奈地说,你不妨多读读诗,感受生活的诗意也是好的……唉,再也听不到他的叮咛了,现在想起这些,只觉怅然。如果没有孔老师的引领和指点,才学疏浅的我,如何走进文学的园地?遇见许多如他一样的良师益友?给我督促与鼓励,然后看见一个比以前自信的自己?

诗是他心中的明灯,让他“在时光与命运的幽暗处听到了花开的声音”。他曾在南海舰队当水兵,像“飞鱼”一样,在诗歌的海洋里,“冲破浊浪排空的围堵/用跃动昭示追求的精彩/用华丽的飞跃/诠释着瞬间蕴藏的永恒。”而今匆匆飞去,愿他“撕去一身的/人生风雨/在另一个世界,“与李白恣意豪饮/与陶渊明一起采菊东篱……”

那天,除了家人亲属、同事领导,很多战友和文友都去送他。泪眼朦胧中,走出殡仪馆,对面桥上有火车隆隆开过……响声久久回荡。

现在才写此文。只想让怀念拖得更久,抵挡时间抛给我们的遗忘。

## 伏天记

□如皋丁太如

蝉鸣把日头扯得老长,柏油路蒸腾着淡金色的热气,三伏天就这样携着一身炽烈登场了。风是暖的,光也是暖的,连空气都仿佛被晒得发黏,走在街上,汗珠顺着额角往下淌,倒是给这滚烫的日子缀上了细碎的水晶。

可热也有好处。午后躲在空调房里,看窗外的阳光把树叶照得透亮,叶隙间漏下的光斑在地上轻轻摇晃,像谁撒了一把跳动的碎金。这时候泡一壶凉茶,看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,清苦的香气漫开来,竟觉得这热浪也成了温柔的背景——它逼着人慢下来,去留意寻常日子里藏着的静美。

街角的老槐树倒是活得洒脱,把浓荫铺得满满当当。傍晚时分,总有老人们搬着小马扎聚在树下,摇着蒲扇说些家长里短。张婶的绿豆汤,李叔的西瓜,孩子们追跑的笑声混着蝉鸣,成了三伏天里最鲜活的调子。原来炽热里从不缺温情,就像树荫总在烈日下准时铺开,亲人的牵挂也从未因暑气而淡半分。

也有人爱在这样的天气里奔赴远方。背包里装着防晒霜和冰镇汽水,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光,载着年轻的梦往前跑。汗湿的T恤,冰镇的汽水,还有抵达目的地时那一口畅快的呼吸,都是青春里独有的热烈。以梦为马的人,从不怕热浪滚滚,因为心里的火焰,本就比盛夏更滚烫。

夜渐深时,热浪稍稍退去。搬一把竹椅到院里,看星星在天上慢慢亮起来。远处传来几声蛙鸣,风里带着草木的清香。这时候忽然懂得,三伏天的热,原是要让人学会与热烈共处——像陈酿的酒,在时光里慢慢发酵,才愈发醇厚;像身边的人,在岁月里彼此扶持,才愈发珍贵。

其实日子本该这样:有热浪灼人的考验,也有清凉拂面的温柔;有独自前行的执着,也有亲友相伴的暖。三伏天不过是四季轮回里的一段旅程,带着它的炽热与馈赠,教我们在滚滚红尘里,既守得住内心的清凉,也追得上远方的星光。